

论唐宋咏蝉诗词的意蕴格调

高峰 周秀蓉

内容提要 唐宋咏蝉诗词佳作纷呈,众多作家通过对蝉形、蝉声的刻画,寄寓着丰富的意蕴格调。有的以有声衬无声,展现闲居生活的清幽宁静,彰显诗人清高脱俗的人格追求;有的因蝉噪引发萧瑟秋意,渲染诗人内心的烦乱;更多的作品则以声传情,流露离别相思之愁、人生失意之悲;而在咏史怀古诗词中,寒蝉意象更为抒发历史沧桑之感营造了凄厉的氛围,尤其是宋亡之际《乐府补题》中的《齐天乐》赋蝉十首,更加沉痛地表达出亡国之恸。唐宋咏蝉诗词咏物而不凝滞于物,穷物之情、尽物之态、赋而有比、托物寄怀,创造出了物我浑化、虚实相生的高妙艺术境界。

关键词 咏蝉诗 《乐府补题》《齐天乐》

高峰,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10097

周秀蓉,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210097

中国文学素有感物言志的传统,《礼记·乐记》即云:“人心之动,物使之然也。”^[1]六朝时期,陆机《文赋》指出:“遵四时以叹逝,瞻万物而思纷。”^[2]钟嵘《诗品序》亦称:“气之动物,物之感人,故摇荡性情,形诸舞咏。”^[3]刘勰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更强调:“人禀七情,应物斯感,感物吟志,莫非自然。”^[4]这些理论都引导广大文士通过对于外在物象的描摹和歌咏,寄寓内心世界丰富复杂的情感。蝉,是夏秋间出现的常见昆虫,吸食树汁,雄者善鸣,种类繁多,别称亦夥。扬雄《方言》第十一称:“蝉,楚谓之蜩,宋、卫之间谓之螗蜩,陈、郑之间谓之蝗蜩,秦、晋之间谓之蝉,海、岱之间谓之螭。其大者谓之螿,或谓之蝓马。其小者谓之麦蚱。有文者谓之蜻蜻,其雌蜻谓之疋。大而黑者谓之螻,黑而赤者谓之蛄。”^[5]唐宋诗词

[1]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〔北京〕中华书局2009年版,第3310页。

[2]陆机:《陆士衡集》卷一,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5年版,第1页。

[3]钟嵘著、曹旭集注:《诗品集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,第1页。

[4]刘勰撰、周振甫著:《文心雕龙今译》,〔北京〕中华书局2013年版,第56页。

[5]扬雄撰、郭璞注:《方言》,〔北京〕中华书局2016年版,第127-128页。

中不乏咏蝉名作,人们通过描摹蝉形、蝉声,渲染夏秋之际的自然景致,或展现闲逸高洁的情志,或流露凄切烦乱的心绪,寄托人生失意之戚;而齐宫怨女典故的化用,更加深蕴着家国沦亡的无限悲怆。

一、清幽之境

南朝梁代诗人王籍任湘东王参军时游若耶溪,所作《入若耶溪》中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”^[1],深谙动静之间的艺术辩证关系,通过“蝉噪”“鸟鸣”的听觉动态衬托出山林环境的幽寂,恰如钱锺书《管锥编》所云:“寂静之幽深者,每以得声音衬托而愈觉其深。”^[2]在唐宋诗歌中,不乏此类佳例。唐刘餗《隋唐嘉话》卷中记载,“高宗承贞观之后,天下无事。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,尝凌晨入朝,巡洛水堤,步月徐辔,咏诗云:‘脉脉广川流,驱马历长洲。鹊飞山月晓,蝉噪野风秋。’音韵清亮,群公望之,犹神仙焉。”^[3]对此,俞陛云《诗境浅说续编》评之曰:“写洛堤晓行,风景如画。诗句复清远而有神韵。”^[4]唐人钱起《送兴平王少府游梁》“日斜官树闻蝉满,雨过关城见月新”^[5]、皇甫冉《宿严维宅送包七》“草色村桥晚,蝉声江树稀”^[6]、刘沧《秋日寓怀》“霁色满川明水驿,蝉声落日隐城楼”^[7]、宋人王安石《题西太一宫壁二首》其一“柳叶鸣蜩绿暗,荷花落日红酣”^[8]、苏轼《阮郎归·初夏》“绿槐高柳咽新蝉,薰风初入弦”^[9]等诗词佳句中,听觉与视觉甚至触觉意象浑然一体,渲染出一派清新自然的静谧美景。而辛弃疾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所咏: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”^[10],则描写半夜清风吹拂下传来的蝉鸣之声,显得格外地清幽怡人。

文人于此蝉声中会产生闲适之情。王维《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》描绘和谐静谧的山水田园图景,其中“倚杖柴门外,临风听暮蝉”^[11],刻画自己闲居辋川的生活情态,充满着安逸潇洒的意趣,“一时情景,真率古淡”^[12]。元稹《遣病十首》其九开头写道:“秋依静处多,况乃凌晨趣。深竹蝉昼风,翠茸衫晓露。”^[13]清晨深竹之内的蝉鸣之声,带给诗人闲适清幽之趣。陆游《乌夜啼》“更无一点尘埃到,枕上听新蝉”^[14],同样以清新的笔调渲染词人濒湖住宅清雅静谧的境界。白居易《六月三日夜闻蝉》则借助新蝉之声流露出对于往昔东京生活的美好回忆:“荷香清露坠,柳动好风生。微月初三夜,新蝉第一声。乍闻愁北客,静听忆东京。我有竹林宅,别来蝉再鸣。不知池上月,谁拨小船行。”^[15]《唐宋诗醇》卷二五评之云:“一片空明。诗境至此,才许当一‘清’字,直是天分高绝,钝根人何从学步?”^[16]

[1]王士禛:《古诗笺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,第338页。

[2]钱锺书:《管锥编》第1册,[北京]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138页。

[3]刘餗撰、程毅中点校:《隋唐嘉话》卷中,[北京]中华书局1979年版,第32页。

[4]俞陛云:《诗境浅说续编》,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,第116页。

[5]彭定求等编:《全唐诗》卷二三九,[北京]中华书局1960年版,第2669页。

[6]彭定求等编:《全唐诗》卷二四九,第2809页。

[7]彭定求等编:《全唐诗》卷五八六,第6789页。

[8]王兆鹏、黄崇浩编选:《王安石集》,[南京]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,第70页。

[9]苏轼著、李之亮笺注:《苏轼文集编年笺注》,[成都]巴蜀书社2011年版,第32页。

[10]唐圭璋编:《全宋词》,[北京]中华书局1965年版,第1899页。

[11]彭定求等编:《全唐诗》卷一二六,第1266页。

[12]王士禛:《唐贤三昧集笺注》引顾云语,陈伯海主编《唐诗汇评》上,[杭州]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,第301页。

[13]彭定求等编:《全唐诗》卷四〇二,第4497页。

[14]唐圭璋编:《全宋词》,第1589页。

[15]彭定求等编:《全唐诗》卷四四七,第5030页。

[16]陈友琴编:《白居易资料汇编》,[北京]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296页。

古人认为蝉“饮而不食”^[1],就像庄子所说的吸风饮露餐霞而不食人间烟火,所以成为人格清高的象征。曹植《蝉赋》即将它比作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坐怀不乱的柳下惠,葛洪《抱朴子·外篇·广壁篇》也说:“玄蝉之洁饥,不愿为蝼螂之秽饱。”^[2]陆云《寒蝉赋序》亦称其“含气饮露,则其清也;黍稷不食,则其廉也”^[3]。唐宋诗人借助蝉居高饮露的生活习性,隐喻自身超凡脱俗的高标逸韵,最典型的当属虞世南的《蝉》:“垂绥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^[4]虞世南乃唐太宗朝一代重臣,为人清正刚直,《旧唐书》卷七二《虞世南传》云:“世南虽容貌儒悞,若不胜衣,而志性抗烈,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,必存规讽,多所补益。”^[5]诗人咏蝉寄意、自写怀抱,标举自己高洁的品格气质,即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所称:“不假良史之辞,不托飞驰之势,而声名自传于后。”^[6]蝉幼虫居土中,自化蛹至成虫为期两三年,出土后即蜕去外壳。在古典诗词中,“蝉蜕”又往往包含有摆脱尘俗之意,即如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所云:“蝉蜕蛇解,游于太清。”^[7]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亦称:“蝉蜕于浊秽,以浮游尘埃之外,不获世之滋垢,皜然泥而不滓者也。”^[8]张孝祥《水调歌头·泛湘江》即云:“蝉蜕尘埃外,蝶梦水云乡。”^[9]既是对屈原身处浊世而卓然不群的高贵品格的赞美,同时也引以自喻,透露出旷达自适的情怀。谢枋得《沁园春·寒食鄂州道中》所写:“想前人鹤驭,常游绛阙,浮生蝉蜕,岂恋黄沙?”^[10]身处宋亡之际的词人,面对污浊衰败的国势,既向往骑鹤上天、远离尘嚣的生活,也表达出绝不贪恋浊世、屈节苟活的人格追求。

《礼记·月令》云:“(仲夏之月)鹿角解,蝉始鸣。……(孟秋之月)凉风至,白露降,寒蝉鸣。”^[11]作为预示物候变化的典型物象,蝉噪之声往往催发诗人深浓的秋意之悲,即如柳永《竹马子》词所云:“渐觉一叶惊秋,残蝉噪晚,素商时序。”^[12]白居易《宴散》于“笙歌归院落,灯火下楼台”的酒醒人散时分顿感到秋意袭来的无限凄凉:“残暑蝉催尽,新秋雁带来。”^[13]“用‘催’字、‘带’字,沉着之至”^[14]。栖一《武昌怀古》“蝉响夕阳风满树,雁横秋岛雨漫天”^[15]、王沂孙《水龙吟·落叶》“啼螿未歇,飞鸿欲过,此时怀抱”^[16],也都将秋蝉与鸿雁视听结合,连接成秋意浓郁的图景,以景衬情,含蕴沉郁,俞陛云《唐五代两宋词选释》评之曰:“因落叶而动乡思,断雁残螿,同其凄韵。”^[17]不少诗歌常常将蝉声与蛩响上下呼应,共同营构出秋日听觉感受,例如王维《早秋山中作》“草间蛩响临秋急,山里蝉声薄暮悲”^[18]、柳永《戚氏》“正蝉吟败叶,蛩响衰草,相应喧喧”^[19]等等,嘈杂的声响此起彼伏,令人更觉萧瑟苦楚。

有的诗歌着意刻画蝉声的烦乱,由此烘托作者内心的悲绪。王安石《葛溪驿》尾联写道:“鸣蝉更乱行人耳,正抱疏桐叶半黄。”^[20]树上鸣蝉聒噪嘈杂,衬托着诗人心绪的百无聊赖,更加增添了莫可名

[1]王先谦撰,沈啸寰、王星贤点校:《荀子集解》,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8年版,第518页。

[2]杨明照:《抱朴子外篇校笺》,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91年版,第361-362页。

[3]陆云著,黄葵点校:《陆云集》,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8年版,第21页。

[4]彭定求等编:《全唐诗》卷三六,第475页。

[5]刘昉等:《旧唐书》,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75年版,第2566、2570页。

[6]严可均编: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,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58年版,第2195页。

[7]刘安编,刘文典撰,冯逸、乔华点校:《淮南鸿烈集解》,〔北京〕中华书局2013年版,第235页。

[8]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八四,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2年版,第2482页。

[9][10][12][16][19]唐圭璋编:《全宋词》,第1687页,第3141页,第43页,第3355页,第35页。

[11]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2967、2972页。

[13]彭定求等编:《全唐诗》卷四四八,第5052页。

[14]民国精选评注:《五朝诗学津梁》,陈伯海主编《唐诗汇评》中,第2164页。

[15]彭定求等编:《全唐诗》卷八四九,第9613页。

[17]俞陛云:《唐五代两宋词选释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,第584页。

[18]彭定求等编:《全唐诗》卷一二八,第1298页。

[20]王兆鹏,黄崇浩编选:《王安石集》,第14页。

状的悲愁。柳永《少年游》“长安古道马迟迟，高柳乱蝉栖”^[1]，也通过乱蝉的嘶鸣，引发出词人心绪的缭乱纷纭。苏轼《鹧鸪天》“林断山明竹隐墙，乱蝉衰草小池塘”^[2]，则渲染出作者被贬黄州幽居生活的失意氛围。更多的作品歌咏残蝉、晚蛩等暮秋衰残物象，例如杜甫《秋日夔府咏怀》“局促看秋燕，萧疏听晚蝉”^[3]、赵彦端《点绛唇·途中逢管倅》“愁无据。寒蝉鸣处，回首斜阳暮”^[4]、吴文英《莺啼序》“残蝉度曲，唱彻西园，也感红怨翠”^[5]等，都渲染出沉痛凄凉之致。而周密《玉京秋》词上片开头所写：“烟水阔。高林弄残照，晚蛩凄切。碧砧度韵，银床飘叶”^[6]，晚蛩病翼惊秋，发出凄切悲鸣；寒砧捣衣声声，传递怀远愁绪。俯仰之间，色彩凄冷，声响凄凉，描绘出一幅湖天秋暮图。

二、身世之慨

在表达离愁别绪的唐宋诗词作品中，寒蝉意象往往营造出凄楚冷落的情感氛围。唐人姚系《京西遇旧识兼送往陇西》咏道：“蝉鸣一何急，日暮秋风树。即此不胜愁，陇阴人更去。相逢与相失，共是亡羊路。”^[7]秋蝉的嘶鸣渲染着离别在即的场景，诗人由此感发出人生悲绪。杨凌《送客往睦州》云：“水阔尽南天，孤舟去渺然。惊秋路傍客，日暮数声蝉”^[8]，同样以声传情，寄寓着秋日送友的惜别之意。柳永的《雨霖铃》则通过典型的凄切蝉声点明离别的凄凉环境：“寒蝉凄切。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。”^[9]寒蝉初不发音，至深秋得凉风寒露乃鸣，其声凄急。词人融情人景，借声添悲，暗寓别意，为整首词作定下了凄楚的基调。唐圭璋先生评之曰：“起三句，点明时地景物，盖写未别之情景，已凄然欲绝。长亭已晚，雨歇欲去，此际不听蝉鸣，已觉心碎，况蝉鸣凄切乎。”^[10]

唐人张仲素《秋闺思二首》其一则通过月夜寒蛩的啼鸣触发思妇对远方丈夫的牵挂：“碧窗斜月蔼深晖，愁听寒蛩泪湿衣。梦里分明见关塞，不知何路向金微。”^[11]痴情思妇从梦中醒来，面对斜月冷照、寒蛩催送的幽冷景象，孤寂之感油然而生，杨慎《升庵诗话》评之“即《卷耳》诗后章之意也”^[12]。贯休《夜夜曲》也说：“蟋蟀切切风骚骚，芙蓉喷香蟾蜍高。孤灯耿耿征妇劳，更深扑落金错刀。”^[13]蟋蟀，蝉之一种，吻长体短，色黑黄，杂有绿纹，翅透明，有黑斑，六七月间常鸣于树上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云：“朝菌不知晦朔，蟋蟀不知春秋。”^[14]《楚辞·招隐士》亦曰：“岁暮兮不自聊，蟋蟀鸣兮啾啾。”^[15]这里同样通过蝉声的描写，表现孤灯荧照下征妇的辛劳，渗透着孤身独处之悲。周邦彦《忆旧游》“坠叶惊离思，听寒蛩夜泣，乱雨潇潇”^[16]，秋叶坠地之声，寒蝉凄厉之泣，把愁人从默默出神中惊醒。坠叶、寒蛩、乱雨这些衰飒意象连成一片，撩动起深浓的离愁别绪。吴文英《霜叶飞·重九》“记醉踏南屏，彩扇咽、寒蝉倦梦，不知蛮素”^[17]，又深情地追忆往昔重九佳会的生活场景：伊人执扇清歌，歌声与寒蝉之音同其凄咽，而词人则酒酣倦梦，几乎忘却姬人在旁。如今伊人已逝，抚今追昔，无限感慨。陈洵《海绡说词》评之云：

[1][2][4][5][6][9][16][17]唐圭璋编：《全宋词》，第32页，第288页，第1458页，第2908页，第3269页，第21页，第599页，第2874页。

[3]彭定求等编：《全唐诗》卷二三〇，第2514页。

[7]彭定求等编：《全唐诗》卷二五三，第2856页。

[8]彭定求等编：《全唐诗》卷二九一，第3306页。

[10]唐圭璋：《唐宋词简释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70页。

[11]彭定求等编：《全唐诗》卷三六七，第4138页。

[12]杨慎：《升庵集》卷五八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[13]彭定求等编：《全唐诗》卷八二六，第9311页。

[14]王先谦：《庄子集解》卷一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2页。

[15]朱熹集注：《楚辞集注》卷八，〔长沙〕岳麓书社2013年版，第135页。

“‘彩扇’属‘蛮素’，‘倦梦’属‘寒蝉’，徒闻寒蝉不见蛮素，但仿佛其歌扇耳，今则更成倦梦，故曰‘不知’。两句神理，结成一片，所谓关心事者如此。”^[1]

施补华《岷佣说诗》云：“《三百篇》比兴为多，唐人犹得此意。同一咏蝉，虞世南‘居高声自远，端不藉秋风’，是清华人语；骆宾王‘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’，是患难人语；李商隐‘本以高难饱，徒劳恨费声’，是牢骚人语。比兴不同如此。”^[2]和虞世南《蝉》自表高洁不同，骆宾王、李商隐的咏蝉佳作都流露出身处坎坷世途的孤独寂苦。唐高宗仪凤三年(678)，骆宾王上书论政，得罪武则天，被诬告贪赃而身陷囹圄，遂作《在狱咏蝉》：“西陆蝉声唱，南冠客思侵。那堪玄鬓影，来对白头吟。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。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予心？”该诗前序有云：“余禁所禁垣西，是法厅事也，有古槐数株焉。……每至夕照低阴，秋蝉疏引，发声幽息，有切尝闻。岂人心异于曩时，将虫响悲于前听。”^[3]诗人以寒蝉自比，语意沉至，以寒蝉的高洁比喻自己不肯同流合污，富有文人的高雅气节和格调；同时也抒发出无端遭到诬陷的郁闷和悲愤，表达了沉冤昭雪的愿望，一股孤愤之气喷薄而出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有云：“岁有其物，物有其容；情以物迁，辞以情发。一叶且或迎意，虫声有足引心。”^[4]此诗咏物而不凝滞于物，物与“我”有机结合、融为一体。晚唐诗人李商隐的《蝉》则由蝉及人，抒写出诗人性情清高却薄宦流离的身世遭际，被朱彝尊赞誉为“咏物最上乘”：“本以高难饱，徒劳恨费声。五更疏欲断，一树碧无情。薄宦梗犹泛，故园芜已平。烦君最相警，我亦举家清。”^[5]诗歌开头四句借蝉喻己，诗人同秋蝉一样清高自守，却难以摆脱生活的清贫，又以“一树碧无情”的冷漠反衬出孤立无援的困境。后面四句直抒胸臆：自己薄宦天涯、四处漂泊，此种境遇如同蝉之“高难饱”“恨费声”。如此颠沛流离的生活更加促使诗人思乡怀归，即如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所慨叹的那样：“田园将芜胡不归。”^[6]末句仍与蝉合写，“言烦君警告，我本举室耐贫，自安义命，不让君之独鸣高洁也”^[7]。此诗与骆诗都从不同的角度抒写诗人的悲愁意绪，体物为妙，错综细腻，俞陛云《诗境浅说》评之曰：“学作诗者，读宾王《咏蝉》，当惊为绝调；及见玉溪诗，则异曲同工。可见同此一题，尚有余义。若以他题咏物，深思善体，不患无着手处也。”^[8]中唐诗人贾岛科举屡试不第，他写作五律《病蝉》抒发愤懑之情：“病蝉飞不得，向我掌中行。折翼犹能薄，酸吟尚极清。露华凝在腹，尘点误侵睛。黄雀并鸢鸟，俱怀害尔情。”^[9]他在诗中以病蝉自喻，将那些公卿显贵比作加害于己的黄雀、鸢鸟，因而触怒了权贵。《鉴诫录》卷八《贾忤旨》载，“公卿恶之，与礼闱议之，奏岛与平曾等风狂挠扰贡院。是时逐出关外，号为‘十恶’”^[10]。此外，孟浩然《秦中感秋寄远上人》“日夕凉风至，闻蝉但益悲”^[11]、杜甫《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》“鸣蜩随泛梗，别燕赴秋菰”^[12]、戴叔伦《卧病》“众鸟趋林健，孤蝉抱叶吟”^[13]等诗句，也都通过秋蝉凄咽之声的渲染，寄托着作者人生失意、孤寂无依的悲戚。

[1]陈洵：《海绡说词》，唐圭璋编《词话丛编》，[北京]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4843页。

[2]刘学锴等编：《李商隐资料汇编》，[北京]中华书局2001年版，第846页。

[3]彭定求等编：《全唐诗》卷七八，第848页。

[4]刘勰撰、周振甫著：《文心雕龙今译》，第414页。

[5]彭定求等编：《全唐诗》卷五三九，第6147页。

[6]陶渊明撰、袁行霈笺注：《陶渊明集笺注》，[北京]中华书局2003年版，第460页。

[7][8]俞陛云：《诗境浅说》，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25页，第25页。

[9]彭定求等编：《全唐诗》卷五七三，第6658页。

[10]辛文房著、周绍良笺证：《唐才子传笺证》，[北京]中华书局2010年版，第960页。

[11]彭定求等编：《全唐诗》卷一六〇，第1634页。

[12]彭定求等编：《全唐诗》卷二三二，第2561页。

[13]彭定求等编：《全唐诗》卷二七三，第3077页。

北宋词人晁补之《洞仙歌·泗州中秋作，此绝笔之词也》上片写道：“露凉时、零乱多少寒蛩，神京远，惟有蓝桥路近。”^[1]夜深露凉，寒蛩零乱，听来令人更觉凄寒，人生失意者的孤寂越发深浓。宋亡之际，词人张炎《长亭怨·旧居有感》下片慨叹：“恨西风不庇寒蝉，便扫尽、一林残叶。”^[2]词人重过故园，徘徊旧居，抚今追昔，无限感喟。他愤恨国破家亡的巨变令自己像一只寒蝉那样再无栖居之所，一切美好都消逝殆尽。陈廷焯《云韶集辑评》卷九云：“通篇无一字不呜咽，如断雁惊风、哀猿叫月。‘恨西风’句故作摆脱之笔，愈形凄恻。”^[3]邓廷桢《双砚斋词话》专门拈出此句，与姜夔词加以比较，指出：“盖白石硬语盘空，时露锋芒；玉田则返虚入浑，不啻嚼蕊吹香。”^[4]

三、亡国之恸

在咏史怀古的诗词当中，寒蝉意象更为抒发历史沧桑之感营造了凄厉的氛围。中唐诗人张籍《法雄寺东楼》写道：“汾阳旧宅今为寺，犹有当时歌舞楼。四十年来车马绝，古槐深巷暮蝉愁。”^[5]郭子仪当年封为汾阳郡王，权势煊赫，车马盈门，然而与今日“深巷暮蝉”一相对照，则有生无常、富贵如云的深沉喟叹。许浑《咸阳城东楼》“鸟下绿芜秦苑夕，蝉鸣黄叶汉宫秋”^[6]，“秦苑”“汉宫”俱切咸阳，下一“夕”字、“秋”字，景况倍觉凄凉，蕴涵感时怀古之意。朱放《乱后经淮阴岸》亦写出一派荒寂景象：“荒村古岸谁家在，野水浮云处处愁。唯有河边衰柳树，蝉声相送到扬州。”^[7]周珽评云：“乱后人烟断绝，云水萧条，一路所见所闻，惟有衰柳哀蝉，经行者岂无国破民亡之感！”^[8]

据夏承焘《周草窗年谱·附〈乐府补题〉考》所载，元代初年有胡僧杨琏真伽总管江南浮屠，发会稽南宋诸帝后陵，弃骨草间。义士唐珏闻而悲愤，遂集里中少年收诸帝后遗骸共瘞之，且移宋故宫冬青树植其上。王沂孙、周密、王易简、唐艺孙、李彭老、吕同老、张炎、陈恕可、唐珏、仇远等文人深怀遗民之恸，托物寄情，分咏白莲、蝉、蕙、蟹、龙涎香等物，以志家国沦亡之悲，辑录为《乐府补题》。厉鹗《论词绝句》咏道：“头白遗民涕不禁，《补题》风物在山阴。残蝉身世香蕙兴，一片冬青冢畔心。”^[9]朱彝尊在《乐府补题序》中说：“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。虽有山林友朋之娱，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。其骚人《橘颂》之遗音乎？”^[10]据载，当时有一村翁曾在孟后陵得一髻，发长六尺余，则髻根尚有短金钗。《乐府补题》中选录诸人于余闲书院所作《齐天乐》赋蝉十首，多用“齐宫怨女”的典故，是亡国遗民的合鸣共奏。蝉有“齐女”“齐后”的别名，相传齐王后死后化为蝉，故称。唐人苏鹗《苏氏演义》卷下载：“牛亨问曰：‘蝉名齐女者何也？’答曰：‘齐王后忿而死，尸变为蝉，登庭树，嘒啖而鸣。王悔恨，故世名蝉曰齐女也。’”^[11]李商隐《韩翃舍人即事》诗即云：“鸟应悲蜀帝，蝉是怨齐王。”^[12]周密《齐天乐·蝉》以蝉为齐宫怨女的化身，侧重描写苑荒衰蝉的生活环境，表现它“一襟幽恨向谁说”的无奈怨诉。结末数句“凄凄切切。渐迤迤黄昏，砌蛩相接。露洗馀悲，暮烟声更咽”^[13]，更是通过黄昏萧瑟景象的描摹，渲染出

[1][2][13]唐圭璋编：《全宋词》，第582页，第3483页，第3288页。

[3]陈廷焯：《云韶集辑评》卷九，葛渭君编《词话丛编补编》，（北京）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1605页。

[4]邓廷桢：《双砚斋词话》，唐圭璋《词话丛编》，第2532页。

[5]彭定求等编：《全唐诗》卷三八六，第4354页。

[6]彭定求等编：《全唐诗》卷五三三，第6085页。

[7]彭定求等编：《全唐诗》卷三一五，第3542页。

[8]周珽：《唐诗选脉会通评林》，陈伯海主编《唐诗汇评》中，第1564页。

[9]孙克强、裴喆编：《论词绝句二千首》，（天津）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64页。

[10]朱彝尊：《曝书亭集》卷三六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1318册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61页。

[11]苏鹗：《苏氏演义》卷下，（北京）中华书局2012年版，第44页。

[12]彭定求等编：《全唐诗》卷五三九，第6158页。

无限凄寂的情感氛围。

王沂孙的两首同调词作则将抒情主体入乎其内,与所咏之物相互感发,被陈廷焯赞誉为“哀怨无穷,都归忠厚,是词中最上乘”^[1]。前阙(绿槐千树西窗悄)侧重实景描摹,通过蝉鸣以寄身世悲慨。后阙(一襟徐恨宫魂断)则多化用典故,从齐女化蝉写到蝉声、蝉形、蝉饮、蝉病,形神兼备地铺叙了蝉的一生,借此倾诉遗民的亡国之恸。“乍咽凉柯,还移暗叶”,隐隐交代出宋末遗民朝不保夕的危苦遭际。“病翼惊秋,枯形阅世,消得斜阳几度”,尽显深秋衰残景象,刻画哀蝉面临僵死之地,实为自况,喻指遗民们在恶劣的环境中苟延残喘,流露出词人阅尽时世巨变的无限悲怆。结末所咏“漫想薰风,柳丝千万缕”^[2],化用《孔子家语·辩乐解》所云:“昔者舜弹五弦之琴,造《南风》之诗。其诗曰:‘南风之薰兮,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……’”^[3]仍然从蝉的角度回想薰风送暖、柳丝摇曳的季节,大有昨梦前尘不堪回首的感慨。周济《宋四家词选》评之曰:“此家国之恨。……碧山胸次恬淡,故‘黍离’‘麦秀’之感,只以唱叹出之,无剑拔弩张习气。”^[4]沈祖棻先生亦精到地指出:此词“处处切着蝉讲,将蝉人格化了,不但描摹其形态神情,并且写出了它的身世之感。情词宛转,一气贯穿,构成了一个很完整的艺术形象。但是,这首词还是明显地使人看出,它是别有寄托。因为蝉本来不过是一种小动物,到了秋天,渐近死亡,也是自然现象。若非作者别有用意,是不会以这样深沉的悲哀和巨大的痛苦来咏叹它的。同时,如果不是涉及君国之感,词中也就不会使用‘宫魂’、‘铜仙’等词和发出‘消得斜阳几度’、‘余音更苦’这种哀音”^[5]。吕同老同调词下片写道:“不知身世易老,一声声断续,频报秋信。坠叶山明,疏枝月小,惆怅齐姬薄幸。馀音未尽。”^[6]形象地展现出家国之痛、身世之悲,正所谓“亡国之音哀以思”,因此俞陛云《唐五代两宋词选释》评价道:“审其词意,含有伤离感逝之怀,借蝉声而一泄,其音凄以远,其辞丽而清。”^[7]

总而言之,蝉作为古代诗词中的典型意象,其声凄切,餐风饮露,生性高洁,成为广大诗人咏物寄意的重要对象,同时也为诗人抒发人生情怀提供了或清远、或烦乱的听觉氛围,滋生出咀嚼无尽的韵味。唐宋诗词作者咏物而不凝滞于物,穷物之情、尽物之态、赋而有比、托物寄怀,创造出了物我浑化、虚实相生的高妙艺术境界。

[责任编辑:平 啸]

[1]陈廷焯: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二,[北京]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,第44页。

[2][6]唐圭璋编:《全宋词》,第3357页,第2425页。

[3]杨朝明、宋立林主编:《孔子家语通释》卷八,[济南]齐鲁书社2013年版,第400页。

[4]唐圭璋:《词话丛编》,[北京]中华书局2005年版,第1644、1656页。

[5]沈祖棻:《宋词赏析》附录《清代词论家的比兴说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,第238页。

[7]俞陛云:《唐五代两宋词选释》,第604页。